



自由自在
◎ 孙镜福

小满

◎蔡小卫

听见时光的声音
醉语发酵,不长
灰翅浮鸥衔着苦菜
驻足抢水农人的窗台
黄土狗土生土长
纵情王环村
“小满小满”
扉页展开

画好一个又一个问号
那时,籽粒灌浆
正青春年少
将满,未满
人生可追
天才陶艺师执意来到五月
寻色,拉开序幕
公元五七七年的白瓷

釉厚处闪着青色,不经意
白色去杂,做一番减法
境界之白甘愿被存放
几许缺憾操纵着人生哲学
不再找寻圆满
落脚更高处追求小满
物候
做人

如是我闻

——“如是清音”古琴雅集小记

◎张惠琴

这个周六的下午,我们应邀去南通福田寺参加“如是清音”古琴雅集。福田寺位于陈桥附近,离我家半小时车程。下午一点多,我们夫妻二人携带小猫龙龙兴致勃勃前往。

福田禅寺,初建于宋朝中期,原址在通州(现南通市区)城北,后二更地址,四易其名。初名碧霞元君祠,当初香火较旺,至明清时期达到兴盛状态,后张謇先生又捐资建碧霞元君阁,并亲撰寺名“福田寺”。2002年以来,经过多年的重建,它风采再现,不仅是一座参禅礼佛的寺院,也是一座一步一景的园林式寺院。

古琴雅集在福田寺菩提书院举办,书院是一个南北方向的长方形的天井结构的院子,朝东的一面有亭台水榭,其余几面有廊檐。水榭前面一棵青枫树下,一琴一桌赫然而立,正是“如是清音”古琴演奏的地方。此时天朗气清、惠风和畅,我们在廊檐下找了一个舒适的位置静静地等待雅集开始。主人颜光宇先生和夫人玉儿均着白衣,一个气质儒雅、一个精致灵动,两人穿梭其间,布局准备工作。

开场颜先生弹奏了一曲《普庵咒》,和寺庙的气氛很吻合,曲意和我们梅庵派《普庵咒》大有不同,曲调优雅、简单、质朴,又带有一种庄严的感觉,而梅庵派该曲则充满了律动感。正是“槐柳阴初密,帘栊暑尚微”的季节,书院里风日晴和,池

中锦鲤与莲叶嬉戏,青枫绿意悠然,石榴红艳欲滴,檐角的风铃传来叮铛之声,地上又有三两只小鸟在安静地踱步。此时颜先生的《普庵咒》不仅仅是一种虚极静笃的空灵所在,而既清虚淡远、飘逸清雅,又沉稳安详,充满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,让人进入一种自然、宁静的状态。

古人很重视弹琴的环境,或在葱茂的山林间、或在空阔的水域边、或在孤松奇石下,如王维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”等等。以前都是在整洁清雅的室内听琴,今天第一次在一个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环境中听琴正合吾意。大家都很随意,三三两两地坐着。偶有着罗衫的女子从廊下走过,环佩声入耳。我家小猫则静静地趴在小椅子上,圆溜溜的大眼睛跟着地上的小鸟打转,并没有像我们估计的那样不安、好动。风轻柔地吹送,琴声汨汨地流淌,这样的场景让人放松。古琴本来就是弹给自己听、弹给自然听的,不一定要心无旁骛地专心聆听,也不一定要精确无比地熟练演奏。只是弹、只是听,你的心灵便已有所安放、有所小憩。

雅集的内容很丰富,独奏、琴歌、琴箫、琴筝合奏都有。玉儿演奏《阳关三叠》时,有一男一女两个琴歌演唱者,他们手执折扇和纨扇从水榭中推门而出,戏剧感十足。那一刻,我甚至想到了昆曲《游园惊梦》中的杜丽娘,但是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唱词把我拉回了现实。琴

歌又称为“弦歌”,是古琴和人声的和谐结合,着重演绎深远的情感和意境。在古代,琴歌是雅乐的代表,《新唐书》中曾记载“惟弹琴家犹传楚汉之声”。当代老一辈琴家中也有唱琴歌的,但实际上现在所能传唱的琴歌不算多,我觉得琴歌还是有传承和创新的必要。

雅集进行到一半时,也许是被美妙的琴境和意境所吸引,突然飞来一只孔雀站在屋顶上。它色彩艳丽,仪态高雅,头顶和胸前是醉人的孔雀蓝,尾巴是绿色的花纹,时而在屋顶徜徉,时而飞到地面上察看。它成功吸引了我们所有人的目光。平时看到的孔雀都是圈养着的,除了开屏,并不觉得有多美。但是这只孔雀美丽、干净、亲人,在人群中潇洒自得、进退自如,估计是常常这样自由出入惯了。孔雀是善良、聪明、吉祥的象征。今天这样第一次近距离亲近它,心内还有一点小激动。雅集中场休息时,窦窦老师进行颂钵音疗,孔雀始终围绕在其左右,实在令人惊叹。但此时,我家的小猫就不那么平静了,它对着孔雀蠢蠢欲动,我们考虑它已经趴卧两个小时了,决定带它提前离场。

古人云“弹琴坐云石,频惹鹤来听”,今天是第一次遇到类似的情景。在自然中弹琴本就气息宽阔,怡情悦性,而能以琴会友,寻觅同道,更是难得。颜先生后来还演奏了《寒山僧踪》,我们遗憾地错过了,那就期待下次了。

紫琅诗会

灯下漫笔

为国为民,抗灾图存

◎马晶晶 顾瀛心

张謇作为家喻户晓的近代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、慈善家和政治活动家,是“江苏五才子”之首。但鲜少有人知道,张謇也热心于抗灾防灾,他不仅从传统典籍中汲取抗灾经验,而且到一线勘察、分析研判,提出了诸多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。他不是停于纸上谈兵,而是身体力行地从事抗灾防灾工作,是脚踏实地的勇敢践行者。张謇提出“预防为主”的防灾理念不仅对于现代城市的消防安全规划有很高的借鉴价值,也广泛应用于城市火灾预警和紧急救援能力的提升,南通钟楼的建设便体现了这一理念。

钟楼自1914年12月动工,五个月后竣工。有潘姓花布商为请南通总商会出面息讼,捐出5000元。张謇与其兄又筹款从上海买来巨钟,并在谯楼前建造了钟楼。在建造钟楼时,当时的南通县警察局警长杨林荣建议将警钟与钟楼结合,以起到防火了望和指引救火的作用。这一建议得到了张謇和当时的县知事储南强的赞同,在钟楼上设置了消防警钟,通过“城中一击、东门二击、南门三击、西门四击、城北五击”的警钟敲击声数来指示火灾方位,还配备了代表方向的色旗、色灯,遇有火情时同时张挂。自此钟楼便成为消防的“警钟楼”,担负起防火瞭望并指引救火的职责。

钟楼不仅是南通的地标建筑之一,为民众掌握时间提供了方便,还在消防、防灾、社会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古代钟楼常被用来鸣钟警示火灾或其他紧急情况。一旦发生火灾或其他灾害,钟声会迅速传达信息,提醒人们采取必要措施应对危险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市民的安全感,使得在灾难发生时,人们能更快地做出反应。钟楼在一些情况下也被用来预警自然灾害,如台风、洪水等。通过定时鸣钟或特定的钟声模式,人们可以预先得知灾害的来临,从而采取适当的防范和应急措施,减少损失。谯楼作为城市的指挥调度中心,也在防灾和社会安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在古代,谯楼常常是城市的政治、行政和军事中心,负责指挥调度各种应急情况。它提供了一个集中管理和指挥的地方,有助于组织人员和资源,有效地响应灾害和紧急事件。

张謇的一生,是为国为民、抗灾图存的一生,他力求通过抗灾防灾的实际行动为百姓带来安全庇护。如今,钟楼已经不再是消防的主要工具,但其作为消防历史的一部分,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。钟楼不仅见证了南通消防事业的发展历程,也为当地的消防安全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帮助。



张謇与消防